

约此等亦实有未妥也。急属莼斋与马格里译出。以总署与南北洋大臣次第开办各口通商，而于洋药税厘并征明著之条约者，竟不敢一置议，未免失之颟顸。是以洋务须是透彻一切情形，乃可与言办理之方也。

初五日。大霜，屋瓦皆白。《代模斯》新报载谛开具印度出烟数云：孟加拉五十六万三百五十五亩英亩每亩合中国三亩，出烟土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五箱一千八百七十二、三两年数；马拉瓦出烟土四万三千五百四十二箱。按孟加拉出烟数目，约计五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亩英亩，于是见印度一百十三万二千馀亩极沃之壤，全行栽种罂粟，盖亦承鄙人回答平安会绅为言也。所谓谛者，不详何人，马格里云，恐即是里拿也。

初六日。拜发自陈奏折一件，并致总署第十二信，并致吴江相国、合肥伯相、沈幼丹、李筱荃、何小宋、刘仲良，及潘伯寅、周荇农、张翰卿、邵又村、周桂坞、萧屺山、周荔樵、李勉林、吴桐云、刘融斋、唐景星、金眉生、朱香荪，及意城、志城，及家信第十二号。刘云生相从数万里，蓄意相攻揭，所最不可恕者二事：京师一谒政府，即时畔异，于出京之日，捏造匿名书以相诟辱，而自誓一切不相和同。于此足见其蓄谋之深。何金寿参案，刘云生早知之，不一动其恻隐之心，反急为之扬其波，以口舌取快。于此足（用）〔见〕其居心之忍。孔子曰：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此不能为之曲恕者也。得《尼阿来安斯纽斯》新报，极论鸦片烟之害，而云鄙人答平安会绅之言，与本会卫理雅穆郝勒暗合。郝勒论酒为害，鄙人论烟，同一痛切。《台来新报》亦及之。秘鲁有铁甲兵船称乱，不服调度，擅放出洋，船名胡阿斯喀。秘鲁国主（极）〔亟〕报知各国领事，通报各国海船。逾日即在海面截英国船三只，夺取其煤。其船主诉之英提督何尔希，乃发两兵

船伺之，一曰沙阿，一曰阿美西斯达，遇之海。时何尔希已得领事报知秘鲁国主知照情形，先派小舢舨往，谕令下旗，逾五分时不下旗，即炮击之。秘鲁畔船不答，乃相与轰击，秘鲁叛船随逸去，而以其船投归秘鲁，诡言海中击沉英国兵船二只投归，兵官闻之甚喜。已而何尔希二船追至，则英兵船二只并无损伤，而秘鲁叛船受炮者三四处，毙三人。投归之兵官因反据为词，谓英船无故击损其船，应议罚。秘鲁国主亦据以咨英国外部。由铿恩斯准律法议交水师部，水师部复查何尔希并无违悖处；微有未合者，海中相遇，应邀令会议，使无为叛，不应初见即以开炮胁之，此其语言稍过处，亦不能律以法也。于此亦见西法论事之平。

初七日。由维多里亚汽轮车行至克罗爱敦，赴蔚白里之约。中过卜来并地方，车路纵横四出，上下两层，喧阗奔涌。蔚百里住宅为阿什白敦世爵旧邸，园林树木极盛，花草亦多奇品。有绿叶草如竹，中出一枝，茎叶皆红；有紫赤巨叶，状如紫绒，叶旁一线色白，有细齿。此两种又所创见也。亦见蔚白里老父，年八十三。饭毕，陪游阿定敦巴尔克，阿治毕灼相传二百年旧宅也。园广六七里，有两桧绝奇。一巨本分两枝直上，旁出横枝，远望如层云腾踊而上。一出七八枝，大皆合抱，拳曲盘结，横枝各长数丈，四面容容下垂。相与惊叹为奇。又于园中开路种花，立山坡望之，如驿路横出，皆小红花，两旁五色花叶相间五六道，可谓极花田之丽观矣。询知日来集教（师）〔士〕数千人议教事，盖敞寮其旁以处之，适于本日散会。见伊里教（师）〔士〕数人，据称教堂雄丽以伊里为最，距阿斯甫甚近，约一往游。相距数武，为爱尔敦世爵旧宅，为班白里赁居。其夫人为比尔之女，中国产也。比尔在宝顺洋行司事，（聚）〔娶〕中国女为妻。询知阿定敦为大教（师）〔士〕阿治毕灼相传故宅，山势起伏环合，树木丛